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一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蟲

蟻　蠅　蠨蛸　蠋　蜂　螽　螣蛇

蛇　虺　蚺蛇　蝍蛆

蟻

莊子曰道在螻蟻　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繁露曰人者仁也我者義也故其義字亦從我記曰蛾子時述之其字從我是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又言中君臣之義也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塚也蓋蟻將雨則出而壅鸛

鳴見之長鳴而喜晏林所謂蟻封穴戶大而將集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太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莊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意棄言慕之與決慕之皆不可焉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識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起蟻行遠遲有需序而不速君子得時其兼而進如此夏小正曰玄駒玄駒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閒謂之玄駒莊子曰鰲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遙一也此即南華鵬鷃之義言小大雖殊而理答負、豈容勝負於其閒哉

蠅

蠅媾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字從繩省淮生於蟲蠅生於繩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郭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聲皆在翼又曰青蠅猶能敗物蓋青蠅善色蒼蠅善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東方未明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之光言目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汞致蠅蓋蠅逐臭者喜暖而惡寒故遇汞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溺水死以致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謂爛生蠅正謂此也

蠨蛸

釋蟲云蠨蛸長踦蕭梢長踦之貌以名云楳ニ今之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着人衣裳有親客至荊州河南之人謂之喜母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詰而百喜　蓋謂是也詩曰蠨蛸在户

蠋

大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鞗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完也又謂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蠋而已然其自喜譬也完也詩以此托況而叙曰一章曰其完也韓非子曰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故人利之所在皆為賁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以言才之有大小管子夫龍欲小則化如蠶蠋此言龍化如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為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争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為之旋遶如衛誅罰徼令嚴有君之義化書曰蜂有君臣毒其在尾垂尾如鋒故字從鋒省傳曰蜂蠆垂芒此之謂也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蜂曳人為辛螫之譬也言蜂

善辛螫蔵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爾雅曰蜂醜螸垂腴也一名蠆其形象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為萬億之萬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曰號物之數謂之萬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雄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人之強弱相欺衆寡相攻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鬬而秦周以為戰於蝸角也

螽斯

螽斯之不妬忌一毋百子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者文王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居南則人道而已已何足以螽斯一名舂黍或謂舂箕蔾木既曰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黑股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詩曰五月螽斯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舂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也故列子曰吾乃堪秋蟬之翼折春螽之股蔡邕月令曰其類亂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蚱蜢蓋害田稺公羊傳曰蝝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螽也

螣虵

螣蛇龍類也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是也荀子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言鼫鼠之技雖多不如螣蛇之結於一也故鄺墨子曰靈龜近灼神蛇近暴傳曰靈蛇 神蛇解角以言羣人達士超世拔俗委蛇萬物

蛇

魚屬連行詩曰委蛇盖取諸此傳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故序言正直洪範三德、曰正直直中德也其行委蛇以其德在剛柔之中、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同委蛇有是哉此之謂也

舊說蛇盤向中壬北方也商官曰龜蛇為旐先儒以為蛇象其折難避害盖龜甲者也而蛇擊前則尾應擊後則首應自腰擊之則首尾俱應有兵之象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而玄朔者道之所在陰陽之理具然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目聽語曰蛇聾虎鼷其以此乎

虺

虺狀似蛇而小名為虺弗推為蛇奇何以此故也正月之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蠡一名蝮傳三寸首大如擘舊說蝮蛇毒在首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為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

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斜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蠍拆裂母腹字從蝮其以此乎亦有與蛇同色也

蚺蛇

蚺蛇尾圓無鱗身有斑文如故暗錦纈雖死似龜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入藥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復還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智也

蝍蛆

爾雅曰蒺蔾蝍蛆廣雅曰蝍蛆蜈蚣性能制蛇卒見大蛇使緣而咬其腦莊子曰蝍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百足之蟲斷而不蹶則其所恃者衆也

一名蛭方言曰馬蚿北燕謂之蛆蟝有大者謂之馬

一名商距沂乎使蚊負山商距馳河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一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二

宋蔡元度集解

釋蟲

螢 蟋蟀 蛣蜣 阜螽 蟦蠐 蛾

蠻 蝶 莎雞 蜩 螟蛉 蝪

蝤蠐 熠燿 蜉蝣

螢

夜飛腹上有光故字從熒省螢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為螢不言化者不復為腐草也傳曰螢帶火而寒行是故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今兩北多螢火大者

如棗其小者尚如蠶蠋行亦輙有光正月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䄇生火血久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微光之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廣雅曰景天螢燐也而古今注亦以謂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燐一名燐然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烏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

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有悉率之義故曰蟋蟀之道也曹者而迫晉儉而勤故曰一以蜉蝣〻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午如秊歲戌爲歲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內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

蛣蜣

蛣蜣一名蜣蜋爾雅所謂蛣蜣蜣蜋是也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是當其丸一前挽之後推之若僕人轉丸久之輙羽化而尸解仙去也

莊子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蛣蜣之智也尤
知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解矣此莊列
之徒所以欲懼工倕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鼎著倕而
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正謂是歟故抱朴言蟬潔
饑不如蜣蜋穢飽故田顔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

阜螽

爾雅曰阜螽蠜　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
阜螽負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言大夫妻求而進疾於聽從如此杕杜亦云者蓋言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
如召南之世也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鄙亦時得

此章在前

及婚姻係祀蠶耕之事故曰春月遲遲遲遲徐允子夷

蟦蠐

爾雅曰蟦蠐螬蝤蠐蝎一名蠋本草亦曰一名蟦蠐
舊說蝤蠐舊說蝤蠐生於木中內外潔白蟦蠐生糞
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是也大者如足大指
以背行乃駃於足造化權與曰蚘豸腹竄蠐螬背行

蛾

博物志曰食桑者有蛹而蛾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
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
以爲父是也一名蜆蛾一名羅孫爰爾雅正義謂蜆
是椎蛹是雌羅雄蛾雌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

詩以譬莊姜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

蠁

爾雅曰國貉蟲蠁璞云今呼蛹蟲爲蠁廣雅曰蛹土蠁蟲也舊說蠶爲蝟身乳子已蠒化而成蛆俗呼䌷公子入土爲蟬爾雅曰強醜捋即此是也群飛草上好以手捋其鬚其物稍強因名之蠁蓋蟲之知聲者也

蝶

蝶粉翅有須一名蝴蝶列子曰蝴蝶胥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嘗見園蔬其葉爲蝴蝶者有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菜也干寶曰稻成蠶麥成蛺蝶

此章在後

豈虛語哉

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樗鷄一名天鷄爾雅曰螒天鷄蓋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草木疏曰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聲如絡緯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蜩

蜩蟬也蜩也應譯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故緯故謂之蜩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也七月鳴蜩

之蟲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螅蛄所化蜩螗有文故或謂之蜻蝳無穴或謂之夷詩曰如蜩如螗蜩大而螗小蜩言其諱而無理螗言其夷而無文

螟蛉

螟蛉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衆蠳爲能取之以爲己子君子之於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爲化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則能以氣其類者也故譬則君冥者無知令者有以從無知則有從所以能化於物也故譬則棗之爲物其氣腴白螟蛉有以氣化故其氣清

蜴

蜴蝶螗也其似類多而所生異蓋在陸者蟲屬在水者魚屬蝶螗在汙澤者也或謂之蛇醫守宮祝蜓在野者也蠦蟾蝘蜓在室者也然蜴非常侯蛤蚧者也二者大而能鳴蜴非能鳴也正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徒陰伏蕩不平之氣而不能有聲

蝤蠐

蝤蠐棗蟲也棗質柔腴白蝤蠐食棗之腴故色白而體柔

熠燿

熠燿謂之燐幽陰之血化而爲燐者也言各而不能廣照也蓋本之腐草化而爲螢螢者火~~草~~化之細者也

非蚪也萬物以情動故物變於外而情動於內東山之民所以見燐而有懷役於思而畏其所忘故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蜉蝣

蜉蝣輕也朝生而暮死故謂之渠略生於夏之月陰陽氣之畢濕而蜉蝣者故其為物不實而小曹君無篤實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二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三

宋蔡卞元度集解

釋魚

鱒　鯉　魴　鼉　龜

鱒

鱒鱵也人能以魴節而必取之也不以法度則不足以得之故必以緵罟之數九罭是也

鯉

鯉易得之魚甘而無毒足以養人者也故字從里衡門先魴而後鯉先其至美者也魚麗言萬物盛多故自其多得言之先之以鱨鯊次以魴鯉潛言供饗獻

之物而其大者言之鱣鮪次之以鰷鱨又次之以鰋鯉夫而至於鱣小而至於鯉此潛之所謂多魚也

魴

魴寡力而易困者也勞則尾赤以寡力之性而又勞矣其易困也尤甚故汝墳喻商涇憔悴之民禮物行其正則美而無思魚陰物魴為至順故為味肥甘而衡門有至美之意以不可必得者也以魴之幽陰則喻其居之靜以魴之柔順易制而肥甘則喻齊女之美鱨不可多得之魚故字從嘗與直從且同意惟其甘而不可多得之魚且能盛多此魚麗所以首言之也鱨魴固美矣多得故美不足以言而已多為貴詩曰旨且多言其旨而又多也魴鯉固多矣而陰陽一有暴戾之氣則不美矣故多有不足以言而以美為其詩多且旨言其多而又旨矣鰋鯉固多矣而又美取之為易食之而甘旨也多也皆不足以言而以時取之為貴詩曰旨且有蓋不時足以為有也春行羔豚夏行腒鱐秋行犢麛冬行鱻羽蓋性至此而後定則食之皆所以順時氣故有得之而致美字滋味也

鼉

鼉從黽腹大之刑鼓腹大而鳴之而遠聞故謂之鼉鼓鼉善鳴者也

黿

龜有神靈之性而非盡然者也蓋一有龜而其性不同詩有曰龜言其大意不大不足以盡之故易有曰元吉有曰大吉而此不曰大也蓋元之為言始也先也大也人致之以知吉凶之始可先事而得其始也諸侯雖寶以為先列者其先也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其靈迎乎入而吉凶可以觀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三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四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釋馬

駰　驪　駽　駓　驒　驔　騏　駁

馰　騮　驕　駱　騅　驤　鼻

自駰至鼻

駰陰白也馬火畜也陰白豕之有因之義因猶姻也驪黑也馬火畜也麗乎黑也騅青驪也馬火畜也以青為所生以黑為所麗既得所生又得所麗有吉之意駓黃白雄色也靜而中者黃之道動而變者王之事雜於變故大王者太也皇所出也不一而太為

丕駓〻有褋意驪(驔)蒙幷也膏覃字驔青驪驎也驒文若
鼉騏若綦驄若蔥騢若霞駒若的騮馬黑鬣〻赤黑
也以赤黑為得其正邪而不行驕黑馬白胯也白黑
鬣也為子勝母雜黑馬白鬣也為母勝子乖異之道
故皆從各毋從子君也勝為上逆故又從佳馵後足
白也右震也震為作足又為馵足其為作足陽也其
為馵足陰也陰不動故為後〻左白者陰也二者陽也
當震〻時陰不違陽也故〻焉與白同意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四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五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釋

泉　丘　風　虆　賢人君子

雜解上　雜解中　雜解下

泉

泉水之上出也故以喻政令下泉是也氿泉不正〻
之泉而物所病也故言灌穫薪檻泉正出之泉而物
所生也故言采其芹秩〻斯干德澤之流有叙也澧
水東注順理者也滮池北流逆理者也泉源〻所出
而在左卑也淇水泉所歸而在右尊也此尊夫卑已

者也滛岸所以自防隄循泮泮所以自離此悔而反正也

丘

丘者地之高而中者也高臣德也中臣道也黄鳥不得中阿之扉以容身庶得丘隅丘側之苟可以止己大臣遺忘微賤者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楊生於卑濕微臣也畝丘大臣也以言說之所握常自卑以及高卭之所踰常自下以及丘也旄丘前高後下以言衛自有初而無後宛丘四方高而中央下之丘也以言陳有外而無中也無後謂不能救亂也無中謂滛而無守也阿丘偏高山而以采蝱憂傷故也丘中不平之地而猶麻麥李李者言盡地以富之此思賢也

風

凡曰風則又以為和又以為暴自和而言之有凱風清風谷風自暴而言之有飄風終風匪風凱以言其樂之情清以言其微之意谷以言其和容之道孝子慰母心者情也故樂長養之仁以盡其禮吉甫作頌者言也故歌仁言之微以動其意谷風習習和意以陽和則雨也然天之道不能常和而欲責人之也常和盡人之歡竭人之忠此夫婦之所以道絕也故谷風有以言夫婦有以言朋友終風暴風而不此者也故其霾霾而且曀比風威雷雨也所謂並為威

雷也於以動之者風也偈兮飄兮匪風也泉流而有
迹故下泉言思治也風動而無形故匪風言思道也
飄風發發政令急也卷阿亦曰飄風者君如卷阿之
究則賢如飄風之疾至矣

憂

憂瘁病也蓋氣不舒則憯血不榮則瘁瘁者憂之見
乎色也傳曰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蓋顏色黎黑而肌
肉黯黵則憔矣顏色萎瘠而膚革病瘦則悴矣凡此
以憂也夫憂之於人也聲發於嘯歌泣感於涕泗氣
散於永歎形瘦於假寐夏(長)之不能消之於晝夕之
久不能消之於夜衆蟲之丘而內有不能治植萱之
背而外有不能忘其苦也有至於荼其毒也有至於
藥以實則為噎以虛則為饑以為物所攖則如佳以
為物所中則如擣以昏則如醉又至於如酲以煩則
如惔又至於如薰其懸也如旌之搖其層也如旗之
〻爽其烈也如湯其慘也如陰衆焉則隱又慇獨焉
則憚又至目之為昏花也而有蕤蔚之眩耳之為所
蔑也而有雷霆之疑以病其體膚則心為之使瘵以
哀其遠也則身為之用老則憂之害人見於詩多
矣豈特顏色之瘁而已哉

賢人君子

凡言不以言忠臣言德言賢言君子何也梢無言憂

其君之忈故所憂不能恝然忘受侮不胥翻然去此
仁人者也比門忠甚君之至故屢質推擿之下憫從
事已迫而不去以其不可如何而歸之天此忠臣者
也人實廷女則忽之無忠臣者也人實不信則忽之
無良士者也鹿鳴有群臣有忠臣有嘉賓何也合而
言之則所宴莫非臣也別而言之則示我周行者忠
臣也是則是效者嘉賓也美未至於德之元也德未
至於賢之盡也兔罝椓之丁丁而施之於中逵中林
言德之隆於始也此莫不好德者也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而至于好仇腹心言賢之有大於初也此辟人
眾多者也簡兮之多能而言力如虎之武轡如組之
眾藝執籥秉翟而不改其赫如渥赭之容此所以為
賢也考槃之窮處寤言至於歌之樂寤言至於[illegible]之
安然後憂其居而不能自已也故永矢以絕之此所
以為賢也善人淑人以可欲言之也美人淑人以充
實言之也恭人以禮言哲人以智言君子合仁智而
言也君子以有德有位也良人不為惡而已吉人不
為凶而已宗公所崇教者也黃耇所乞言者也老成
人重於典刑者也文王之聖所獨也惠於宗公所同
也宗公人謀也人謀從則鬼謀從故神罔時怨神罔
時恫

信足以待諸侯猶柞棫之固葉義足以制諸侯猶紼
纚之維舟韍韐士服也服士服而作六師所謂命也
鞞琫有珌諸侯之服也所謂爵也箴者箴其過戒者
戒其不及宣王銘於始而怠於終故庭燎之初箴其
故以見於小雅常武之後戒其不及以見於大雅欲
則易求則難欲在意求在心欲而不求者有矣未有
求而不欲者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五美以為
政欲仁者也輕國以避地非求仁者不能也詩之辭
於國之篇每言馬於物之微每言魚蓋馬賤者也魚
微者也言賤以致貴言微以致著聖人天道之與物
交者也神人天道之與物辨者也大人人道之與物交
者也聖人人道之與物辨者也親天屬也擴以內恃
者也賢人屬也依於內輔者也謀欲其國大故以厥
家戒欲其慎小故曰厥王先王使有贅在庭者以其
聽之審因其能而食焉[illegible]良不廢也崇牙有聖物之
意而南方禮樂之會羽南山之屬文王始造者也故
其文德昭於始武王續終者也故其武功昭於終文
王倡於上武王應於下文王傳於上武王受於下繹
之而後明思之而後得酌先祖之道元師之謂矣以
養天下爾公之謂也

雜解中

失位以天言失所以地言由之者失其道居之者失

其理言者禮之樂樂者樂之樂藻之為物潔蒲之為
物柔擾於藻依於蒲彫如木之雕琢如鳥之啄以天
命言之不可易也故太伯讓以天性言之不可忘也
故王季能友

雜解下

鹿鳴之燕樂主君臣言也皇華之忠信臣道也燕樂
之言言其所交忠信以言其任四牡居二者之閒所
以備君臣之道師父道也保母道也傳天道也交以
教之母以生之傅以扶之裁猶裁者之裁衣範猶範
者之範器圍猶圍者之圍所君子義以為質仁以之
心禮以為體信以為身身之者信也假之者偽也惠
公之驕僖公之顛所謂無禮以體之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五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六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天命帝命解　天説　舞　小星北門解

佩玉解

天命帝命解

詩言天言帝言天命言帝命何也無爲而在上一而大者天有爲以應下動而諦者帝也言天則尊而與人道辨言帝則近而與人道交帝之於天如聖之於神名其功用於天地之間故曰帝也易自震言之曰帝出乎震也者萬物之主也自物而言之則帝出乎萬

物者也自帝而言之則帝親乎人者也故詩凡言天命靡常天難諶斯天作之合天立厥配三后在天言對越在天克配彼天以其藏于不可知之間而遠者也凡言帝命不時帝度其心帝謂文王帝省其山帝遷明德帝作邦作對者以其顯於所可見者之際而近者也詩言天命玄鳥則出於理之不可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爵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有德也德有形故言親民之攸塈享有道也道無形故言享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民所受則天而親也民所仰則天而享也皇天言其道蒼天言其色昊天言其象旻天言其情上天言其位

天說

北曰上天者精微之天也故詩言無聲無臭則稱上天文王之詩是也南曰昊天者廣大之天也故詩言無極無盡則稱昊天雨無正之詩是也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東木敷則天遠而蒼西金斂則天近而閔故蒼天言其遠則旻天者邇矣夏南交則天降而下冬朔易則升而上天言其高則昊天者下矣天之所以為天縱則有高下橫則有遠近者因時而已矣夏曰昊天則春於昊天為大秋以旻為少可知矣蓋東帝太為昊西帝言少昊其

天亦如之春於是大故東方亦曰昊歐氏以為春曰
昊天夏曰蒼天是也秋冬昊為少故西方亦曰昊天
淮南子曰西方曰昊天東方曰蒼天是也秋曰昊天
則春怒生夏樂育可知矣夏假也故其天為昊秋愁
也故其天為昊至冬則終而無事在上臨下而已故
曰上天也上天玄天蓋壯北方之所在故其天玄其
帝紫玄正黑色而含赤紫間色也赤而含黑故南方
之赤入北而為玄所謂三入為纁五入為玄也北方
之黑出南而為紫所謂火尅金為紅水尅金為紫是
也火上生而為玄玄陽也故天北玄而為始水下克
而為紫紫陰也故帝北紫為極列子曰清都紫微鈞

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傳云紫微太微之座太乙常居
是也紫微言其色太乙言其數在紫為微則色之至
也在太為一則數之至也淮南子曰中央曰鈞天東
方曰蒼天南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方曰幽天西
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方曰陽天亦
所以名見之也蓋東方曰變天則由土化火華水因其
所為天可知也西北曰幽天則東陽西昧南明其所
為天可知矣火曰炎天則木曰溫天可知也東曰陽
天則西北曰陰天可知矣言玄則纁可知矣言朱天
則白可知矣

卌

先王之制舞文以羽籥武以干戚蓋羽容也籥聲也聲名以昭之文物以紀之文也故於文舞用々干以捍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此大舞也干與戚並陳羽與籥兼用若夫少舞則干而已無戚也而舞師所謂教國子以少舞而有曰干舞也羽而已無籥也而舞師以謂國子以少舞而有曰羽舞也文舞所以有羽而無籥武舞所以有干而無戚者何也曰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而已故止於羽焉象武功之小者以爲捍而已故止於干焉蓋干武舞々小者而大舞謂之萬羽文舞之小者而大舞謂々籥萬者衆之至也籥者和之至也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則仁不足以善群義不足以得衆非先王所以成文武之道也以武爲毒天下則知文爲和天下籥聲也萬數也聲陽也數陰也文德以陽言武德以陰言故先王制名法之

小星北門解

凡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北門之忠臣不得其志者天也故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小星之賤妾而知貴賤者命也故曰實命不同實命不猶君子之義合則從不合則去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六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七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草木總解

草木總解

匏可食葉苦不可食葑也菲也不能常美人之所不能常善者也荼苦也有曰如薺有曰如荼皆甚美而為之辭也蔽微而采之有以負之筐方之筥者也會諸侯以禮數者也匏葉以為植微者也兎首以為羞薄甚也而禮不以微薄廢者也甘瓠匏累樛而止行成長之寶也瓞瓜之小者也而綿綿能大者文王绍

太王而興者也瓜在疆場無曠土者也蒿也芩也鹿
之食也而芩不若蒿之大而蒿不若芩之美禮有加
也莪蒿之細則難辨者也莪蔚之大則易辨者也蓼
義之思彌深而易辨者猶難辨也衆芑之菜也方其
始則采於新田以新田爲不足而及於菑畝也世未
嘗無士也亦漸美其材而枝取之若菑畝之芑可也
有芑之草也物之微也豐水東注言其順物之理乃
能立法也故曰皇王維辟也豐水有芑言其順物之
理乃能貽謀也故曰以燕翼子也莫不有待於霜而
成者薰葭蒼蒼漸至于采采尤待霜而成者也國詩
禮而後同也葭菼揭揭亂也葭也蓬也始而生則蒐

田時也葛也藟也漘滸瀏之而後蓄也漘也滸也葛
藟纏而後固者也王室多難不可以相無者也始河
之滸中河之涘卒河之湑地之愈危彌不可無葛藟
之纏固也葛藟縈於樛木則衆妾附后妃之仁而進
此逮下者也葛藟施於條枚而子孫緣先祖之功起
此受祖者也蔦寄松栢而生者也蘿縈松栢而生者
也蔦蘿同姓松栢王室也同其存亡者也卒曰松則
上引之彌高者也萇楚材之柔不能自立而可扶掖
以成其枝華也人有不能以欲故也之子無家無知
無室豈有樂之者疾其人之欲故也芄蘭柔而蔓依
以自立者也人不能者以驕故也佩觿雖文而不我

知無知人之道也佩韘雖武而不我甲無長人之德者也知人君德也山有扶蘇也喬松也隰有荷華也游龍也上下各得其宜而忽之所美乃非美者也子都容之美也子充德之美也茹藘之可染者也以禮則平易故曰東門之墠墠者男子之所以行禮也下言東門之栗栗者女子之所以行禮也棠棣之華桃之華蕣之華凡以喻色也棠棣之華華如桃李華而實者也桃華而實有蕡家室之所以成德也實而蓁蓁家人之所以庇陂之失道也蕣朝華而暮隕非可恃者也此勿勿之無助者也凡木曰華草曰榮榮而無實為英蕣亮曰華而後曰英喻無實也木生仁

者也林為君者也積仁以能蔽者也樛木屈而下垂而葛藟得以纍甘瓠得以纍者仁之下屈者也棠棣華所覆者鄂鄂所承者華而韡韡然天性也兄弟相友亦天性也杕杜木大而時生尚有葉以蔽者也而杕杜有以刺獨居而無兄弟者也有以刺不求賢以自輔者也有以征夫之情而自傷者也甘棠勿翦至於勿伐愛之至也然甘棠者教也惟其教之明是以愛之至若夫化則化有所至而愛有所忘者也梅先衆木而花實者也梅先時則男女不可以不及時者也蔓於棘則微而猶可刈者微者亦成材也樸蔌於林猶克陵賤者禮所以自防而不可以微賤薄廢者

也粗堅而木之難長養者棘心至於棘薪則長養劬勞而後成者也榛所以養也苓所以治也養譬則德也治譬則能也德在乎上故曰山有榛也職在乎下故曰隰有苓也此衛之賢者又多能而苓之下苦若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前後皆得賢而其臺大者臺萊徧於山之上下以為藩蔽者也此言邦家之基也其葉有儼而幽且沃者桑也其枝下垂而究以華者楊也以其為山蔽飾故以此言邦家之光也杞之實可以療李之實可以食故以此言民之父母也栲之幹高大而車以為輻杻之名檍而古以為弓其堅以大也故於此言遐不黃耇也枸則生而茂以堅梗則久而益不朽為其可傳於後世故於此言保之爾後此其得賢之效也凡山之高隰之下莫不有材以為貴也山之樞隰之榆不以皆美才亦足以庇覆而子之裳衣弗曳弗婁車馬弗馳弗驅何也山之栲即樗而其葉茂隰之杻即檍而其才堅猶以為榮觀而子之庭內弗洒弗埽鐘鼓弗鼓弗考何也山之漆可以為器隰之栗可以為禮而子之酒食不鼓瑟而喜樂以永日何也車轔則美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故曰阪有漆隰有栗漆可以用栗可以食而阪隰之賴以為飾者不若桑楊之美也故卒曰阪有桑隰有楊條所謂稻梅所謂柟也條梅允終南之文飾者也居夫飾

衣狐裘顔如渥丹則雖文〻以服飾以容而宜實以君
之德也故曰其君也哉戒〻也卒使〻壽考不忘勸
之也杞棘木之堅剛者也桐椅木之柔令者也君子
德欲剛儀欲柔故於杞棘言令德桐椅言令儀令
儀嫵於無實離也桐椅以譬儀之柔令者也生於朝
陽則以見君之下賢不以令之柔而必以德之溫厚
也松栢葉美材茂本堅而久者也自天保福祿而下
之至於竹〻苞松之茂又本久而固者也自福德澤而
下之至於松茂無不爾或承德蔽廣而久者也竹虛
而節直而和者也淇澳德也綠竹行棫樸附而生者
也棫樸〻為薪材微而用大此官人者也榛楛者楚

如荊葉如著木之微者也而在旱麓濟濟能盛者以
見流澤之挺此受祖者也柞棫之堅也文王之德至
於柞棫矣則葉者可知故昆夷駾矣大邦畏其力虞
芮質厥成小邦懷其德也柞棫之枝猶堅以固者矣
王公於諸侯待信義而後固者也故采菽信以結〻
使如柞葉之附於枝義以制之使如紼纚之維其舟
也檀木之堅而美者也谷栗之散而惡者也杞不如
栗〻未固者也桑不如檀之堅強者也將仲子里也
牆也園也而戒之以無踰以言無侵我之家事也杞
也桑也檀也而戒之以無伐以言無害我之兄弟也
始於里卒於檀以見養人愈強而愈不可制也柳〻

條桑而不可折以樊圃也椒之實蕃而遠條盛則末衰者也王之揚之水而不能流束薪至於束楚束蒲之彌輕以見王愈弱不能有為也鄭之揚之水不能流束蒲至於束楚束薪以見臣愈強而不可令者也不能有為罪在上故刺其上也不可令罪在下故閔其上者聖人言詩而終於鳥獸山木之名蓋學詩者始乎此而於由此以深求之莫非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

美刺總解

美與嘉者至善之謂美至美之謂嘉美不足以盡其善而后有嘉乃伯之甘棠武公之緇衣善之至也成王假樂美之至也閔之與刺者有所不忍謂之閔欲其知之謂之刺蓋閔者惜其如此而後形之於惻隱之心而刺之者譏其如此如針之刺物欲其知也溱洧刺亂而為亂者作也出其東門閔遭亂者作也雖知刺尚喜其知而閔則惜其去也而不可復何以其知其如此白駒刺宣王之不用賢黍稷閔周之顛覆是以知其如此也至於箴疑於規誨疑於諷而戒近於勸蓋箴者以其有所不可為不可為而為此其所以箴之使不為也庭燎之詩始則美之終則刺之箴者何也美者以其有可為箴之者以其有不可為也勉於視朝勤於從民此之謂也可為箴之者以其從改

之失乎此之謂不可為知視朝從政而不知視朝從政之禮厚其始不可以無美要其終不可以不箴也箴之不從而後規之規者正圓之器也有亂之道而使之不亂此所以為規沔水是也規之而不從而後誨之者每事而言以教之也故鶴鳴於九皐聲聞于野此教之脩德也魚潛在淵或在渚此教之治民也它山之石可以為錯此教之用賢也誨之不從而後刺之以見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進惟其善之日退不善日進此聖人序詩所以次其輕重之次也然而戒者以其有可戒之道勸者以其有可勸之理戒其所可戒卒於無戒公劉召康公之戒成王也公劉者世之甚微成王者世之甚盈舉其甚微而著其甚盈此公劉之所以作也終南之戒襄公以其有土地之廣車服之盛而怨其德之不足以稱故詩曰終南何有〻條有梅欲其德之宜於服也故其所可戒成王卒至於治平而襄公終不失其德故曰卒乎無戒則其所可為而勸之以善隱其需勸以義也見其所可為而後勸之以義式微勸之以歸也見其可歸然後勸之以歸故曰見其所可為而勸之以善此戒之異乎勸也至於誘者謂其心有是端而以言引而進之此之謂誘衡門誘僖公也至於思則近於念憂則幾於懼哀則同於傷蓋思望於其心而已念者又思之至也

下泉之思治丘中有麻之思賢匪風之思周道遵大
路之思君子是皆想望於心而願見之者也渭陽康
公之念毋有見其思之至也陟岵孝子之思念母父
蓋始乎思卒乎念至誠之心有加而無已也斯其以
為孝歟憂者懼之至懼者恐之至慮之深然後至於
恐何以知之防有鵲巢之憂讒而詩曰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此懼之所以深於憂也哀者主於人傷者主
於己主於人者措之於無可柰何之域而直其志而
已主於己者感於內而形之於外而且嗟其如此也
故日月綠衣終風故謂皆莊姜傷己之詩也蕩則周
室大壞蕩然無復紀綱文章故異矣周室之顛覆閔

之而已壞未至于顛覆故猶有感傷之心若夫黃鳥
之哀三良則矜亡而已所謂關雎哀而不傷者蓋桀
紂之已亡而不傷感於心也至於東門之疾亂鴟鴞
之救亂野有死麕之惡無禮蝃蝀之止奔擊鼓之怨
州吁旄丘之責衛伯小明之悔仕亂世柏舟之言仁
人不遇均亂一言疾一言救何也無禮則止而淫奔
亦可惡州吁之用兵何以不責衛伯之不脩職何以
不怨仁人不遇則曰言仕於亂世則曰悔古人豈徒
言哉亦各有所主而已蓋亂在下可以救不可以疾
亂之在上則可以疾不可以救故管蔡之亂所謂在
下者也徒疾之而已則傷於仁此鴟鴞之所以救也

幽公淫荒之亂所謂在上者也孰能救之哉東門之枌所以疾也惡者化之在乎上止者化之在乎下在亂世而文王之化爲已行而下之人皆知無礼之可惡此埜有死麕不言止而言惡也民未知淫奔之耻而衛文公以道化其民而使之不齒則其所以化之者在乎上而不存乎下也此蝃蝀所以不言惡而言止也怨之者尤有景慕之心而責之者過其不能行所當行蓋詩人愛之重所以怨之深待之厚所以責之重至夫事在可怨之域而吾且不怨者是以無知也猶有不怨而責之猶有不責者雖州吁之暴猶有景慕之心此國人所以怨也脩方伯連帥之職衛伯之所當行也此旄丘所以責之也悔者追其事而已言直言其過之所過仕於亂世者旣往之咎也此小明所以悔也若君子不憂已之老特言之而不刺然後可以謂之仁此栢舟所以言仁人也與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八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鳥獸緫解　十五國風次序

鳥獸緫解附昆蟲魚草

飛鳥隱顯以德而不苟於棲食衆羽從之而不可以群者鳳也音聲顔色之好去就語默之時能遷而擇所止者黄鳥也潔白高擧鳴以時而遠聞者鶴也潔白以群上下有儀飛而有容者鷺也知時以其正來知所孚乳而去者燕也鳴以鶩晨而不以晦明而變者雞也摯而和別而通常於水中於中洲者關雎也疆

而別勤於積累以成巢者鵲也鶉微而強者也鳴鳩
用心之一而養常均而止於一者也均毋道也一婦
道也關雎一宿一鳥難致而難奪者也難致賢者也
難任使者也晨風能擊而才鷙者也雉外文明而內
耿介守域而別者也鷸雉之微也鳳凰之耦也鴟鳲
之大者也倉庚黃鳥之記時也鸒斯飛食必以遲而
飛緩以樂者也鶺鴒愛其類行搖必以顧飛急必以
鳴者鸒斯其孝天性也鶺鴒飛鳴相顧而欲君之始
終自勤者也鴟鴞巧於綢繆其室常繫於危者也桃
蟲潛於微而拚然大以飛者也鳧鷖飛上謹於水陸
氏謂水鳥之愿者也鶉鳥之惡者也鳩微而飛宜下

不宜高者也鶴沾滯得尤不以力者也桑扈竊脂猶
終鶩然以文其外者也隼鷙而畢苟不可上則飛以
揚者也麟信者也騶虞仁者也麟趾也角也麕微而
麃大者也禮進也犯蕃而豵盛者也豜大而豵微者
也麀鹿懇誠而鳴以相呼者也虎啞而不可暴者也狼
致跲尾而不失其貪也牛順而強者也羔裘以豹飾
則武者也羔裘而豹褎暴者也狐疑而不果者也狐
裘服以燕者也狐裘服以朝則不強於政治者也狐
裘蒙茸則亂不果於亂難也兕物之狡者也馬臣道
也駜馬之用可必者也乘黃色之純者也乘牡色之
壯者也乘驕文之錯者也白駒潔其德而未用者也

乘馬也乘駒也大馬異於前而御彌善故两驂如舞
周旋而有節也雁行而有序也如手驂和而一體也
維駱也維騏也維駱也維駰也如絲組有文也沃若
非特如濡也既均非特如緣也駰馬之善不在於牧
而在於思也思而誠舉而措之於獸無不得其所者
矣考牧擾之以順其性摩之以制其放者也知牧人
之道也草蟲鳴而阜螽趯趯而從者習而知和隨者
也螽斯不妬忌則物之大也不妬無忌則人之聖也
蟋蟀微而能鳴以時者也而君有不能及時以樂者
也蜉蝣無恃而生而徒飾其羽者也青蠅飛則營止
則污而黲黑白者也蜩微而鳴以時者也菼鷄微而

羽有聲者也熠燿微而宵有明者也伊威生於室蠨
蛸生於户此室家之望女也蜩有情柳無情以有情
附於無情而恃以鳴淵無知葦無情以無情寄與無
知而恃以生何父之不如也此磯之怨也螟蛉非果
蠃類也果蠃負之化而類者也人之於人類也非易
於感而化之者也猱於木塗附性者也人之於性亦
善也則易於感而化之者也魚柔而隱求之以道則
得而易制者也其象則賢也匹也夫婦也其藏於深
耻而求之必以誠者也旱汕不以一方求者也盖至
誠而求者必嘉魚而方其誘之則必魴與鯉也在淵
也在渚也就有道者也在藻也在蒲也樂有德者也

知烹魚則知治者也知櫂則知化者也沼也潛也皆
不得其道者也釣有道不取而有得者也緡也綸也
干也所以均也罛也網也笱也所以求也罭非以求
鱒魴者也罛非所施葭葵者也魚網求於下而鳩羅
之乃得乎上者也發笱發我士者也微笱無能制者
也罶寡婦之笱而微者也而所麗者鱨鯊也魴鱧也
鰋鯉也笱微而魚愈大萬物衆多者也止而靜者也
荇浮於水而根於水則制禮而不制於禮者也蘋浮
於水而不根於水藻根於水而不浮於水者也以喻
大夫能脩法度而已不盡禮之本末者也芹浮於水
則出於禮者也藻根於水則法於禮者也茆根於水
浮於水不制於禮者也始采芹終采茆泮水序也薇
蕨甚微而采於南山蕩於取者也始薇之作而至於
剛感於時以叙其情者也蕭薇物其香可上達者也
蓼蕭之零露者下以誠上達上以擇及下者也茅柔
潔而理直可藉包者也蓑茆之方生至柔而順潔者
也牧君之道也夷夫人之德也草柔而蔓於楚則民
也露薄於蔓草則澤不流者也露在豐草杞棘則晏
諸侯者也采葛絺綌微采　祭祀大也采艾療疾急
也事大者讒愈至故慎之一日如三月以至三歲甚
矣旨苕美而可食旨鷊爰草也防安鵲巢而不驚卬
養旨苕而不害者也君於其宜安養者乃驚之讒以

而使憂害之以賦其使懼者也苓也苦也葑也采於
首陽未必然未必虧然者欲使究其實則以言始聽
讒者也曰憂曰懼則被言已信讒者也止於樊止於
棘止於榛讒漸入也故卒於構我二人也

十五國風次序

國風二南所以訓後世也次以衛鄭王所以責王也
又次之以齊魏唐所以責二伯也又次之以秦與陳
所以見先王之澤未泯也又次之以檜與曹所以見
民心之思治也終之以豳所以見王化可得而復也
夫國風之正莫如二南國風之變莫如鄭衛二南之
美先王所自出也鄭衛之惡誰爲之哉爲天子者不
能以正之耳故以王夷於鄭衛之間而以鄭衛次於
二南之後也齊桓也晉文也假仁義以長諸侯宜以
存亡繼絕爲事也魏之見滅於晉也桓不能救文不
能復孰謂其能長諸侯也故以魏夷於齊唐之間而
以齊唐次於鄭衛之後也齊也陳也以爵言也則秦
附庸也陳諸侯也以地言之則秦者西夷也陳中國
也以世系言之則秦伯翳之後陳乃帝舜之後也然
秦得周地之故而其俗美陳以比荊楚之故而其俗
亂夫王者既如彼伯者又如此天下風俗日以謬亂
而秦風獨不變於是乎深見先王之澤也故以陳次
秦而以秦次於齊唐之後也夫先王之澤也未泯則

天下之心其思先王也局維其已故檜有匪而曹下泉之作焉此檜曹所以次於秦陳之後以夫天下之心思先王德澤如此則天子諸侯追復文武之基業其理豈不甚難哉特不爲之耳故以豳風終焉而豳風者變克正危克扶之詩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八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九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衣服解　木瓜解

衣服解

日月天明星辰天精也此道之成象在上者其施於人也則仁而已仁則靜獨立而不改者山也仁而動周行而不殆者龍也仁之於道其常体如山其變用如龍其接物也則禮而已交有時別有倫其文發於自然者華蟲也日月星辰四物二十八也舍者星也星以經之辰以緯之星合而爲一章山龍二物也合

以象天仁華蟲一物離以象天禮凡此皆天德也故
作繪而在上虎義獸蜼智獸也其體畫於宗彝此道
之成器而在下者其清足以潔已而可薦羞者藻其
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治者火以義潔已而其清欲
如藻以智燭物而其明欲如火言宗彝次言以藻火
米養人者也養人不可以無物故次以黼黻者制物
制物不可以無辨故次之以黻凡此皆人德也故絺
綉而在下天道則象也其出與萬物相見故衣繪始
於象而終於華蟲華蟲南方之物也人道則器也其
人則與萬物相辨故綉始於器終於黻黻者亂方之
物也以方言之於文兩人相背為北以物言之於象

兩已相背為黻蓋方以類聚者仁也其相背也亦以
仁政北象兩人相背之形物以群分者義也其背也
亦以義故黻閒雖異人殊世而固有前後相成彼此
相從若合符節若此之類也舜有十二章而至周為
九者則天道之數者帝也法天道之數者王也蓋六
陰六陽其類有十二章焉而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此偶數之在道者也九則陽道而已而易曰用九
天德不可為首也此奇數之在德者也王者下體天
德上法天道故其所服者九章而已至於旒之施於
冕斿之施於瑱則其數皆十焉二蓋觀而法之者天
道之數也袞冕內服大裘所以象天道外被華袞所

以象天德質足以象道天文足以象天德此天之所
以享也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生先王以方
外徃起分域之外而神明者也先公以域中來守分
域之内而文明者也故祀先王則衮冕祀先公則鷩
冕饗所以交之也射所以別之也故饗射衣以鷩冕
者交有時別有倫者也虎有義德蜼有智信而君子
以為仁也柔於義剛於仁仁者静於義者動也山以形
結之而成剛故以虎義象其剛水以柔融之而成動
故以蜼智象其動義足以象其剛智足以象其動此
四望山川之所以享也故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絺冕
象其利之周廣也故祀社稷五祀則絺冕玄冕象其

功之微昧也故群小祭則玄冕韋弁之色赤冠弁之
色黑赤者南方之色黑者正北方之色也先王於武
事方其以仁致天討則象德而主生方其以義教民
戰則尚威而主殺故兵事韋弁服田事冠弁服至於
祀朝則又以西方之白焉白正秋色春動也而其氣
和秋静也而其氣肅蓋先王之於朝事以静應庶事
以肅斂庶功朝事皮弁服自玄冕象兩已相背之形
舜典於裳言絺則知名衣之在冬而其上則有裘矣
周官以衣言裘則知名裳之在夏其在下則有絺矣
裘者其質自天故於衣見之絺者其文自人故於裳
見之文者夏也質者冬也此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

者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所謂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
尊其神明也蓋不体乎天道不可以為帝不躬乎天
德不可以為王故舜十二章自日月始而周之九章
則自交龍始龍神物也變以象天德火明物也化而
象八德登龍於山所以尊神以象其聖治聖治者道
化也登火於宗彝所以尊明以象其孝治孝治者德
教也以天道帝者則於人道欲俯而親之以為教故舜
之宗彝黼於裳以天德王者則於天道欲仰而觀之
以為化故周之日月星辰袞冕言其義鷩冕言其名
毳冕言其物絺冕言其數玄冕言其色冕俛也其服

在首欲其俯首以接物而志彌下也袞卷其服在身
欲其屈身以接物而體彌恭也青質五色皆備成文
章翬也素質五色備而成文者褕也青質仁素質義
而五色以文者禮也故曰后六服一曰翬翟二曰褕
翟鷩則質不足乎翬文不足乎褕下王后一等故侯
伯之下自鷩冕而下也王后配王者也侯伯事王者
也故古之人遠取諸物而其制服也如此舜典言華
蟲而於此言鷩冕舜典宗彝而於此言毳冕舜典言
粉米而於此言絺冕統而言之毳冕別而言之華蟲
者之物矣又言鷩冕以名之物粉米者名之矣而又
言絺冕以數之也蓋古之人立法非特見於一書之

而下先王所以事神之服也故其衣繪以象其裳繡
以器自韋弁而下先王所以治之人服也故衣裳示
之以色視而已象陽也色陰也事人主禮故其服曰
冕欲其自下也治人主義故其服曰弁欲其自取也
先儒云冕俛也弁樊也先王之制芾也所以蔽膝自
玄冕而上故謂韍自前弁而下皆謂韠惟士服之爵
弁兵服之冠弁則又謂之韐左傳曰玄衮黻珽而鄭
氏亦云冕服謂之韍驗也儀禮於皮弁亦言爾素韠
於玄冠言緇韠於玄言爵韠自皮弁而下謂之韠之
驗也禮云爵弁纁裳純衣韎韐此士服之爵弁謂之
韐之驗也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兵服之冠弁

謂之韐之驗也古者大朝覲會同其首皆冕其服皆
芾其足皆舃而車攻於會同赤芾金舃采菽言朝覲
則云赤芾在股則朝服亦謂之韍不特施于祭祀也
又素冠祥祭之冠也素韠釋祭之韠檜風刺不能三
年而始於素冠終於素韠而祭服亦謂之韠不特施
於朝服也先儒云祭祀謂之韍朝覲請之韠非是也
韍從犮蓋言其容也說文云以大夫親言其行則刺犮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明君
子之足容能白制故芾之制足如此韐言合蓋言其體也鄭氏云未合合韋為之故
合制字如此芾從一蓋先王制服始於芾上古未有衣服
上有一芾蔽前如此故芾之制字如此韠從畢蓋言
君子之制服託於韠凡服始於冕畢於韠南方之色

下朱一等

木瓜解

齊桓以諸侯而擅封諸侯非禮也衛國思其恩而美之則可矣以此為齊桓之美則有所不可故木瓜不列於齊而繫於衛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苞苴之禮小者也然周之末世強凌弱下暴上衆暴寡而其禮亦從而亡故小國竭帑藏以奉大國而大國不以為統大國少有以及小國則小國罄其所有以為報齊桓以信義及於諸侯而諸侯率懷其德而不專畏其力故間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此孔子所以嘆其能行苞苴之禮也瓊琚玉也瓊瑤石之似玉者也瓊玖之次於瓊瑤者也有女同車言珮玉瓊琚則琚之為玉明矣篤公劉言維玉及瑤周官太宰贊王用玉爵內宰贊后用瑤爵則瑤非爵也石之似玉者也丘中有麻言貽我佩玖而不言玉又康人得寶而有之則其次於瑤也又可知矣木瓜美而且大者也木桃次之木李又次之衛雖以齊有功於已而厚報之然後遺我之物有殺則我亦得稱其投之物而厚為之報自非不畏其力而懷其德則安敢輕重自恕哉於此蓋有以見齊桓之美而又以見衛文亦不敢以姑息肆愛於大國也然所報之物既有殺矣而叙之衛人欲厚報者蓋被投我以木瓜果耳我

報之以璚玉耳是以雖有殺而不失其爲厚報也

毛詩名物解卷之十九

毛詩名物解卷之二十

宋蔡卞元度　集解

雜解

廟制　詩序統解

廟制

臣等謹案周禮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尺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二尺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七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複格藻梲

設移旅楹內皆玄陛提堂山墻臺門玄闈則三者同制
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
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太廟同亦曰太廟也
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居中大於四室故謂之太
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
皆南其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
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
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曰或西其戶或南其
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闟皆斷
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央太室亦曰夾
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西頭

故曰夾出夾室皆在前室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
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凡侯於東
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
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太廟東
居玄室太廟孟月皆居左个季月皆居右个是也至
於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退適路寢居門終
月鄭氏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在先王平生
所居在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月二座理宜然也或
曰太廟與路寢明堂同制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
惑矣按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

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君袞冕立於阼
階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
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入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為之
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
而無王室無階又以房為北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
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為房而無北壁者
哉其制既非而又無甚臺門玄閣內階玄陛山墻貴鏞
之飾累棟複格設移四門遠霤黑楹丹桷藻井之制
至於饎爨又在廟中西堂下此復續儀禮之誤也說
者謂饎而在西堂下逼西壁謂之天爨置於廟中理
不安矣況欲逼宗廟西壁為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

西墻也按儀禮有曰西墻有曰西壁則壁與墻異矣
臣等考之特生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
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
室爾雅曰門側之室謂之塾近人曰門堂三之一古
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饎爨在廟門下之
西堂下少牢饋食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之廩爨在
雍爨之禮特放饋食云特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在
其南皆西面饎爨在其西北壁士虞禮曰側亨於廟
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
由是觀之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為之明
矣故曰饎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臣

等稽考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凢如古然其修廣之度行人以為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凢室〻筵謂之凢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文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揆甲朝一夫鄭而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宴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所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之宮室其輪奐矣又曰噲噲其正噦〻其鳴噲〻大聲也噦〻小聲言其閎響荅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世彌文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廟雖古制殘缺不可知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度先王稽當世與時宜之其前代載籍所得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者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文華副實以稱昭明垂之百世取成於心實在聖躬如允臣等所議伏乞參核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詩序統解

靜而為性動而為情定而為心適而為志顯而為道顯而為言妙而為神粗而為法此之謂體用之言此之謂生出之序情不能無動則有所感志不能無適則有所言麗乎顯則有所寓法陳乎粗則有所形此詩所由作也凢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

則悲忿有所不已則不能無怨欲有所不獲則不能無思事有所不當則不能無嗟理有所不足則其氣不能無嗟此詩之所謂情也窮之則鬱達之則舒或屈或伸或拘或肆或遠或近或小或大義之所起則不能以辭害之謂之所止得以意逆之命之所止則況之而以其言要其所歸則導焉而以其趣此詩之所謂志也貴極於王公大人之所作賤極於羈臣小夫之所為抑揚天下之至情包羅萬物之至理曲而有所謂端聚而有所謂升讀而有所謂正微而有所謂彰在所可言也故雖侈而不疑於諄在所畧也則雖約而不疑為簡此詩之所謂言也不止於美而有所謂嘉不止於規而有所謂誨雖亂而在所矜也則閔之而不以傷雖過而在所可恕也則哀之而不剌方其致嚴也雖天子亦貶之於風方其致美也雖諸侯而進之於頌此詩之所謂法也故昔之能詩者正其六義之歸辨其四始之叙取其辭義之合於禮義者著於篇使學而循之者可以言體而行之者可以治修身接物事父事君論其粹則可以美教化移風俗論其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古之作樂者則取是以文之也古之燕飲者則取是以賦之可也以導和可以見志蘊而為佳氣止而為中聲雅正之音歌頌之美洋溢乎上下疏導乎陰陽則詩之所施豈曰小

補之哉作詩者不知起於何代然自生民之能言則詩之道已具矣康成以為詩不起於上皇之世豈其然乎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乎法言莫之能為也或以謂子夏衛宏之所為則疑其不能及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所謂詩亡者非詩亡也禮義之澤熄然而已矣變風變雅之作而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也非其禮義之澤熄然後詩之道亡矣何也蓋詩者禮義之所止故也[雖]詩亡則美刺之法廢春秋作褒貶之法具使詩之道尚存則思知春秋不作矣蓋美刺之法而無褒貶以繼其後則亂臣賊子無所忌憚而接迹於後世矣古之君子號為善救天下者如此道而已矣雖然能詩者豈曰言治人之間而已哉亦知其所致而已矣不然孔子之進子夏何以言告諸往而知來者

毛詩名物解卷之二十

小字圖書館藏

跋

右毛詩名物解鈔本二冊曾藏曹氏靜惕
朱氏潛采有圖記可證也嘉慶封三
祝黔得諸梅里故家蠹蟫所蝕幾無
完帙屬書估重裝以詒吾友徐芳初光
濟玉蓋校讀一過見體例余足類有可
觀惟自騶玉鼻下入釋獸而别出釋馬
未免失例庚子仲春朱玉蓋識